

第一六八九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阿尔梅尔先生(比利时)：我们大家都满意地赞赏新任大会主席和前任主席。我国特别荣幸地能很好了解这两位政治家，并对他们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这个有效地领导世界事务的最高岗位上，今天他们之中一位先生接替了另一位先生的职务。

2. 因此，主席先生，我们在向你表达良好祝愿的同时，也对你表示最大的信任。你所代表的国家跟我们的一样，由于它的幅员、历史、地理条件，它注定要抑制其奢望，以期作出最大的努力去求得自身的进步，去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国际生活中正义的准则。我们知道，正是这些观念指导着你执行你所担任的非常重要的职务。

3. 同时，我要衷心地赞赏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我的同行和朋友曼内斯库先生。在风云多变的国际气候中，他以坚定的、沉着的威望主持了我们的讨论。他所赢得的全体一致的尊敬对联合国是有裨益的。我们对他早已怀有的崇敬和感激也与日俱增。

4. 假如我们象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A/7201/Add.1]的绪言中所作的那样，也来评价一下在我们的工作项目中，哪一项对建立正义的新秩序，因而对世界和平最为重要，那么，我将不得不在此提及我们每个会员国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所应作的贡献；而且我就不得不以此作为我整篇发言的主题。

5. 可是，今年比利时已两次详尽地表明了自己

的观点，第一次在新德里会议¹上，以后又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日内瓦会议上。因此，我只要严肃地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比利时人民打算将其日益增长的国家努力的一部分用来解决人道的、贸易的和财政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国家之间的机会不均等造成的。

6. 今年我国政府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再一次增加捐款(即一九六九年的捐款)，在两个财政年度中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但，这仅仅是一种象征。如果要进一步证明我刚才所说到的决心，我想提起，比利时政府不久前已作好准备，派它的一位最有资格的成员以其全部时间致力于这些问题。我所说的就是我们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前任主席斯谢旺先生。

7. 因此，我发言时一上来就要谈发展合作这一基本问题，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我国对它是多么重视(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同时强调我们决心在第二委员会内对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计划作出切实的贡献。

8. 各位外交部长在这个讲坛上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按照你秘书长先生的榜样，强调了过去的十二个月里国际生活中出现的消极的、令人失望的局面。我们怎么能否认这些事实呢？比利时代表团感到更大的失望，因为在好几个重要地区，已有迹象表明它的希望本来是有可能实现的。

9. 去年我们干预了三项国际争端：塞浦路斯问题、中东问题和东南亚问题。在过去一年里，对上述每个问题至少都已开始了讨论。关于微妙的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和希腊领导人已经明智地开始了和解。考虑到当时激起的剧烈的情绪，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同样，关于中东问题，我们仍然要感谢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决议〔第 242 (1967) 号〕的发起人，因为他们指出了国际正义的方针，虽然不幸他们还没有得到任何适当的响应。我要说，如果本届会议

¹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于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举行。

上从有关国家来的我们的同行不能达成某些初步谅解，那么，我们会感到多么失望。

10. 最后，关于第三个问题，东南亚的和解出现了希望。约翰逊总统停止了对北越大部分地区的轰炸，并且打算将他在任的最后几个月用来寻求和平。巴黎会谈开始了，它使我们有理由希望，政治远见激起的更为豁达大度的行动将使这个不幸的冲突不久可能永远结束。我不禁回想起，在这里〔第一三四七次会议〕教皇保罗六世用他杰出的声音代表世界的良心发表演说，我们听到他呼吁停战和谈判。从那时以来，早已过去了三个年头。

11. 既然本年发生的每件良好事件不应忽视，那就让我们回顾一下庆祝世界人权宣言的二十周年纪念，即在德黑兰举行的国际会议。² 这次会议庄严地提醒我们，作为人类大家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及其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那时每一个人——有谁比我国更为高兴？——都能看到，日益增多的国家对联合国关于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国际协定表示赞同。

12. 最后，在裁军的道路上似已采取了又一个步骤：因两个洲际核大国的特别提议而起草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见第2373(XXII)号决议〕已得到八十多个国家签字。同时，欧洲似已准备采取这样的行动步骤，即各国不论政治制度如何都要尊重其他国家。通向和平共处与缓和的道路已被严肃地、有效地指出，甚至在一九六八年六月雷克雅未克会议³上，十五个西方国家议决，共同均衡裁军在欧洲可以导致建立新的信任。他们邀请苏联和东欧国家参加这个计划。

13. 我们坚决参加了所有这些事件，哪怕这些事件在当时还仅是前进的一个微弱希望。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比利时曾作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最大努力。

14. 但是，现在欧洲却失去了这些机会了。对我们大陆上近来发生的所有破坏这些进步的事件，我

²国际人权会议，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举行。

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

们深感遗憾并且给予同等程度的谴责。军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苏联军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边界上集结，引用一些现已不再适用的文本来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威胁，柏林局势的动荡不安，这些都是永远不能容忍的暴力行动。这些暴力行动，就我们目前的工作而言，显得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世界上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不相称的。

15. 因此，在如此可悲的境况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能够做些什么。经过一番思考，我们决定尽可能明确地说，我们相信对大国能寄予什么希望呢。现在我要说，如果有可能沿着通向和平的道路前进，那么，在我们看来，为此目的，我们所有国家联合在一起，必须采取什么紧急的行动呢。

16. 每一个人都深知，为什么二十三年前签署联合国宪章的那些国家赋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以安全理事会常设的主要责任。自那时以来，其中两个国家获得洲际核摧毁的能力，其应用将造成极大破坏。主要就是这两个国家，它们建议我们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并且向我们许下诺言，只要我们放弃制造和拥有原子武器，那么，不管谁受到原子武器的攻击或者即使只是受到威胁，他们就会来援助我们。

17. 因此，在二十四年中，我们将再次在法律上承认超级大国的特殊地位，赋予他们特别的权威和力量，从而也赋予他们特别的责任。作为一项交换条件，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取得毫不含糊的许诺，即它们将不滥用其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不干涉别国内政，即不干涉、不进行不正当干涉的原则必须面对事实受到这样一些国家特别严格的尊重，这些国家要求世界上其他国家承认它们的力量和对它们寄予特别的信任。历史告诉我们：不加节制的、不尊重法律的力量是很容易变成暴行的。

18. 我们认为，不干涉的原则已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彻底地加以规定并得到赞同，当时，大会关于不允许干涉各国内政的决议〔第2131(XX)号〕以一百零九票对零票获得通过。那个全体一致通过的决议明确宣称，

“……一切民族都享有不可剥夺的完全自由的权利,行使自己主权的权利……”

决议又说:

“……武力干涉是侵略的同义语……”

我们的大会在决议中宣告:

“没有一个国家有权以任何理由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部或外部事务。”

大会还进一步宣告:

“严格遵守这些义务是保证各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必要条件……。”

简言之,我们认为,整个说来,这个决议按照联合国全体一致的观点充分地规定了什么是不干涉的义务。

19. 但是,另外的一些理论出现了。说什么一九四五年雅尔塔协定授权大国可在其势力范围内进行干涉,并认为这是合法的。我们了解到这样的说法:国际法的这些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不适用的,或者说这些原则对一九四五年战败国是不适用的。我们必须声明,这些是骇人听闻的危险的理论,对这些理论我想同你们一起进行审查。

20. 第一,关于雅尔塔协定。据说,这些协定认可了势力范围体制,各大国通过默契对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可以放手处理。难道真是这样吗?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大声宣布,正如美国政府并非没有指出过的,对雅尔塔协定的这种解释是历史性的错误。我认为,我们不得不说,围绕着雅尔塔会议,已经产生了许多神话。难道我们要在这里向我们自己重新宣读由三国政府所制定的关于克里米亚会议成果的联合声明来证明这一点吗?声明特别提到,所有欧洲人民都有权利“选择他们将在其统治下生活的政府形式”和“使那些曾被各侵略国蛮横地剥夺主权和自治的人民恢复其主权和自治”。⁴可见,雅尔塔并没有赋予任何国家有凌驾于另一个国家之上的特权。

21. 自雅尔塔以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则经常

⁴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马耳他和雅尔塔的成果,一九四五年(华盛顿,政府印刷局,一九五五年),第977页。

受到忽视,却有了以种种强权和武力行径建立的势力范围,而我们这些解除了武装的国家,为了筑起一道与之对抗的保护墙,不得不组成一个联盟,这是真实的。近几年来,我们在欧洲致力于以一种能够带来和平的稳定的制度,来代替仅仅是基于均势的各种关系,这也是真实的。大西洋联盟已经清楚地表明,在考虑合法的的安全的同时,其成员国是以缓和紧张局势的愿望为指导的。换句话说,在欧洲,我们需要一种体现种种关系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建立在恐惧之上,而是建立在包括裁军在内的各种区域性安全协定和相互承诺义务的基础上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些关系中,对于建立在势力范围基础上的各种政策是没有地位的。

22. 另一方面,有一种观点一直为人们辩解着——我特别想到发表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哲学似乎在我的苏联同事最近的讲话〔第一六七九次会议〕中得到响应——即所有关于不侵犯、不干涉、主权、独立的经典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和缺乏阶级内容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说两件事。

23. 第一,就我们所知,苏联关于这个命题作出如此明确的论述,这是第一次。我记得,我早些时候所提到的关于不干涉的说法正是在苏联的建议下由我们大会采纳的。⁵我还进一步回想起,最初的草案是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交给第一委员会的,草案中有一条要求“所有国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论什么理由都应以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指导”,而且,提案讲得很清楚:“不论这种理由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⁶

24. 我愿回顾一下在二十一届大会上,当谈到这个不干涉问题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库兹涅佐夫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承认每个国家都有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来为它自己解决关系到它未来的种种问题而不受任何外国的干涉。”他补充说,这是“联合国宪章的一个基本原则”。⁷

⁵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7,文件A/5977。

⁶同上,文件A/C.1/L.343/Rev.1,第4段。

⁷在第一委员会第一四七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其正式记录以摘要形式发表。

25. 这些话都是讲得明明白白的。讲话中只字未提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间存在着一种专门法律。

26. 比利时认为,与二十届会议通过的决议相一致的唯一解释是,从那以后,那些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必须承认那些原则既适用于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适用于具有同一制度的国家。任何其他解释都必然意味着在一定的制度内部就不存在什么合法的关系,而只有建立在屈从、依附和不平等基础上的典型的殖民制度的关系,而这种殖民制度正是本组织竭力要加以铲除的。

27. 最后,在另一种场合,有人一直认为,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七条不论是合起来看还是分开来看,都允许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内政进行单方面的干涉。我们已重新审查了那些条文,我们认为它们与当前世界状况毫不相关。谁都不能否认,这些条文被人出乎意料地并片面地加以援引,其本身就是紧张局势的一个根源。我想十分明白地说,德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一样,都享有免遭外国压力和威胁的同等权利。把亚洲最大的国家排斥在大会之外,我曾经多次表示感到遗憾,同时,当我说我们为欧洲的大国之一、世界上第四个经济大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能出席大会而深深感到遗憾时,我一点也不觉得不自然。

28. 从这个观察中我们将得出什么结论呢?那就是,和平的道路,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道路,在于严格地尊重我们的大会所制订的不干涉原则。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周围所目睹的那类军事行动是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同我们的许许多多同事一道,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比利时要求结束这种行动。如果大国对得到最广泛地接受和最庄严地铭记在心的国际法原则坚持制造种种例外,那么安全势必继续受到危害。

29. 可是,如果大会允许的话,我还要进一步说:各大国十分知道,光是不干涉是不够的;全世界期望它们对和平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并且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受到欢迎的。这样做是必要的,如果它们想增进——或者,如果需要的话,想恢复——崇高的威望。人们既授予它们独一无二的权力,总期望它们具有这样的威望。

30. 各大国在提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时,曾在当

时当地承担了一项庄严的首要的义务:即果断地、毫不延迟地走核裁军的道路。不过,我们想进一步表示三点想法。

31. 第一个想法牵涉到否决权问题。秘书长先生,这个想法同你在你的年度报告的引言中所表达的建议完全一致。至于我们方面,我们要说,如果各大国不论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感到有责任遵循均势政策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话,那么他们至少不应当代替联合国的各种机构来采取行动,他们不应把既成事实交给这些机构,同时,至少在一定情况下,他们必须同意一九四五年为其他各国所接受的超国家的原则。大国通过发起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要求其他国家对它们增强信任,我们相信,这种信任会驱使他们作出对安全理事会增强信任的相应行动。

32. 对持有否决权的理事国来说,当某一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由于它们行使否决权而在安全理事会上发生问题时,它们就不应该行使此权,这难道不符合逻辑吗?我记得,我们曾看到美国政府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问题上放弃行使否决权——这是一个好的榜样。我们相信,我们这样向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提出的这个问题将不会不受到审理,或者,我们希望,将不会被置之不理。

33. 我们的第二个建议是,各大国应联合审查并尽快地向我们提出关于东南亚、中东和尼日利亚等麻烦地区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当前计划。在这里,我要重复一下我的杰出同胞,比利时参议院议长保罗·斯特律耶先生的提案。他向欧洲理事会会议正确地介绍了一项马歇尔计划式的方案,这项方案通过一项土地灌溉和施肥计划可以对几百万中东难民有所帮助。如果各大国共同作出一项相似提案的话,那么,它们知道,它们将在全世界,换句话说,将在我们大会内部得到热心的合作。

34. 第三个想法也与这些地区有关:即在这些最近发生冲突的地区,各大国本身应提出关于限制供给常规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建议,并促请其他各国接受这一限制。比利时期待着这一动议,它已修改了它的国家法律。

35. 对我来说,向各大国提出以下请求似乎是自

然的和正常的：严格尊重德勃雷先生所称的基本人权保障〔第一六八三次会议〕，即不干涉的原则；同时，对加强我们的机构，对经济发展和裁军作出积极贡献。各大国如果能够致力于我刚才讲到的那些目标，那么它们不仅能够消除势力范围这一可悲景象，而且这对和平事业也会有巨大作用。

36. 到目前为止，我讲了各大国的作用，因为我们准备赋予它们一种特别的权力和义务。不过那并不意味着其他各国——当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在内——准备放弃在联合国内的主动精神。关于这一点，我将使我的发言限于那些我们认为是基本的和积极的努力。在我们方面，我们愿以此来向国际社会宣誓效忠。

37. 目前——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八十多个专门科学机构，正在专心从事于对和平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帮助这些机构。我们所有的人在进行思索的时候，当然会感到诧异，即怎样和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下，和平导致战争，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冲突又被解决和避免了。因此，现在，一门新的科学正试图对那些问题提出客观的和有力的答案；它的目标就是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事实上，它真正的目标就是寻求达到联合国目标的途径。

38. 那么，我们的组织打算怎样来表明它对那些研究的兴趣呢？我们看到来自所有国家的科学家们在那儿试图证明——既无偏见又不感情用事——冲突是怎样和为甚么发生和终止的。而在这里，来自所有国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整年相处在一起，研究如何解决某些冲突，又如何避免另一些冲突。硬说前者的研究同后者的努力没有关系，这难道不是荒谬可笑吗？而且，如果牵涉的问题有它的严重性，那么那样硬说难道不是不可原谅吗？

39. 因此，我们相信，我们的组织能够，同时也必须把那些研究协调起来，并使那些研究工作交换情报，因为这些工作人员至今往往是彼此孤立地进行工作的。我们的组织能够，同时必须作出努力，使那些研究从抽象方面转入具体方面，从而使人类生存这一科学能变为我们都能运用的一种为和平服务的技术。

40. 我建议，请求秘书长对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八十多个中心的研究工作，作出年度总结报告。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要求那些机构研究那些对我们特别有益的事件。一句话，我希望在那些理论研究中心和我们组织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互相交流的渠道，这对我们大家都有更大的好处。我知道，我说这话，只是再一次重复着秘书长两年前在这里已经提出的那些建议罢了。

41. 我们还感到对联合国的普遍性负有责任。有些国家仍然在我们国际社会之外；刚才我说过，我们对德国的缺席感到多么遗憾。两年前〔第一四三二次会议〕就在这个讲台上，我同你们一道，共同希望结束大陆中国的孤立，不论这种孤立是自愿的还是强加的；一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最古文明国家之一，仍然留在国际社会之外，这对我们大家来说，似乎是不正确的。

42. 大陆中国参加各个国际机构的工作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刻不容缓地加以严肃的研究。对比利时方面说来，它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和平的利益，也是为了我们组织的利益；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决心，使原来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得到积极的响应，这两个问题，每个人都在提，而谁也不知道答案。

43. 你们都知道那些问题是什么：大陆中国想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和遵守联合国的规章和原则吗？再者，中华民国从联合国成立起就占有席位，但我们怎么能肯定地说，它能仍然是个正式会员国并享有全部的会员权利呢？比利时提出这两个问题应由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一个联合国特设机构加以考虑。这个机构应当遵循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并通过磋商得出结论。

44. 请允许我简略谈谈欧洲大陆——我的国家是这个大陆的一部分，来结束我的发言。事实上，联合国是当今所有欧洲国家可以互相交谈的唯一场所，不论他们是有所偏袒的，还是中立的，是结盟的还是不结盟的。这样讲也许是似是而非的。例如，正是在这儿，我们与来自欧洲各国同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结合起来；他们经常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力求清楚地了解他们。

45. 既然欧洲正再次受到冲击，既然它的很多人民正在受到考验，既然它正被冷战的一种新形势所

威胁，那么，在我们看来，似乎有必要重新提出，欧洲各国间怎样才能建立和平和应有的谅解。

46. 首先——这是我发言的要点所在——正常而稳定的关系只能存在于法律上平等的国家之间。因此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有的有权力、有的被奴役。

47. 其次，因为历史已经产生了一大批欧洲国家，而其中许多国家占有小片的领土，所以这些国家在二十世纪必须谋求相互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团结，联合成较大的集体，使它们能够处理一国不能单独解决的问题。在西欧，有着同一的市场经济、同一的民主概念、同一的防御需要和同一的技术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在可能情况下建立互相依赖关系，这是正常的。不过，在形成这些互相依赖时，我们注意坚持某种权力的平衡，并遵守一些法则以保护每个国家，使这种联合既不导致有些国家称霸，又不导致其他国家受到奴役。因而，如果对我们各国的联合表示惊异，或者把我们的结合说成是些集团，是相互对立和斗争的工具，我们认为这将是极大的虚伪。国与国之间彼此结合的事态已经开始，而且一定会继续发展，在这情况之下，欧洲的许多部分正按照它们的利益愈来愈接近。那是正当的、自然的和必需的。就我们来说，我们将在西欧各国间继续争取建立最广泛的联盟。

48. 我刚才说的那些，与我们先前仔细研讨的关于不同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各种可能关系，是一点也不矛盾的。几年来，比利时一直在这方面进行工作，而且还不打算停止这样做。我们从来没有想把特洛伊木马引入这些关系中，以缓和为幌子去破坏那些与我国不同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友谊。我们的观念和法规之所以能够推行，仅仅是依靠它们本身的优点和它们所提供的范例。然而，比利时希望欧洲“到处有可能”看到下面的情况：通过双边关系和欧洲经济委员会将有一个较好的经济上的谅解，通过每个欧洲国家的对等的、均衡的区域性裁军，将有一个较好的军事上的谅解，同时也有一个较好的政治上的谅解。我们是想努力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可是在国与国之间重新建立起权利平等之前，是什么也办不到的。

49. 比利时在二十三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只有一个目的：说明我们认为什么是十分必要的，那就是建立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交流机构，以保证条件较差的国家得到发展；恢复在各国平等、独立自主权利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承认大国的实力和特殊义务，条件是它们的行为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它们所采取的措施对不安宁地区有益；加强对和平的探求，而且在我们应该开始建立和平的地方——即在欧洲，建立和平。

50. 过去的一年在许多方面是很痛苦的一年，这一年已经使我们体会到，当希望消失时，我们就依靠旧的秘方——力量均势、权力和统治欲望。于是出现了暴力和挫折。于是体现了伟大理想的人们——如肯尼迪兄弟、马丁·路德·金——牺牲了；于是军队又开动了，军队的喧嚣带来了千百万无辜人民死亡后的沉寂，今天在越南和比夫拉，明天或许在其他地方。更严重的是我们国家的青年造反了，因为我们正在剥夺他们生存和希望的根据。假如小国的作用是在这次大会上用和缓而真挚的语气来表达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一切，假如在这里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理想行事，那么我也可以代表比利时作出诺言。

51. 科曼先生(泰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意向你致以我代表团和我个人的衷心祝贺，祝贺你当选这高贵的职务。象我一样，凡是看到你在联合国工作多年并且钦佩你的卓越才智的人，都深信大会和联合国可以从你丰富卓绝的经验中得到很大好处。我祝愿你在新的职务中取得完全的成功。

52. 我代表团对前任主席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为联合国所做出的有价值的贡献表示赞赏，我愿意把这种评价记录在案。

53. 我代表团同样愿意对新会员国斯威士兰表示热烈的欢迎。

54.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以来，差不多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了，人们指望联合国会带来一个较为和平、更有秩序的世界。可是缠绕着世界各地和本组织的一些问题现在既没有失去其尖锐性，也没有失去其紧迫性，扰乱了许多国家的朝不保夕的和平和自由生存。的确，当联合国大会召集第二

十三届会议时，使我们高兴的消息很少，更少的迹象保证这个动乱的世界有较大的安宁，或者保证把较为光明的希望带给难以计数的千百万人；这些人渴望把充满恐怖和突然死亡的日常生活变成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所希望的比较安全的、象样的、体面的生活。

55. 最近，从欧洲到中东、到亚洲，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呈现出国际形势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改善和进步。说得更恰当一些，尽管一些国家和民族披上了新的外衣，却似乎仍然固守着往日的旧习惯和保守主义。它们挥舞着迷惑人的革命旗帜这一事实掩盖不了它们的动机，这些动机仍然是非常封建的。事实上，一九六八年的欧洲同一九三八年的欧洲一样似乎不能摆脱“强权即公理”这一陈腐原则；小国被大国所压倒或被迫屈服，这些小国以类似封建式的忠诚与大国结成了所谓“牢不可破的关系”。

56. 因此，对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对国际法的规范具有善良愿望和深切信仰的人，被今年八月份的新闻弄得目瞪口呆，这件新闻就是苏联和华沙条约国中的四个国家派出他们的武装部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没有得到这个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的同意、要求或了解，就采取行动，这不能说是符合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这种行动，同样说明了世界上弱小国家的生存是不稳固的，它们任由大国摆布，而那些大国却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国权利之上。

57. 在这一方面，回顾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辞句是适时的。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说：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58. 联合国关于不容许干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宣言的第1段又以明确的词句作如下的陈述：

“没有一个国家有权以任何理由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部或外部事务，因此，武力和其他形式的干涉或威胁一国的国体、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都要受到谴责。”

59. 令人痛心和失望的是：苏联是联合国的创

始国之一，三年前它发起将不干涉的条款列入议程，因而产生了我刚才提到的宣言。而现在居然凭它自己的智慧决定扼杀联合国宪章和它促使产生的宣言的条款。我们认为，当世界上其他各国判断言行是否一致的时候，这是一个可悲的事件。

60.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许就是直接受到影响的人。但是，从长远看，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继续受到痛苦的惩罚的正是这个采取不正当行为的大国。因为这样想是错误的：由于一个国家已经采取一定的社会制度，它就应该完全与世界上其他各国隔绝，就应该不问青红皂白地服从“联邦”——这里我用了对那些国家来说是意想不到而新奇的术语——的领袖和霸主所制订的法律。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世界上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或主义能够成功地培育出各种不同的人，不管是社会主义的人或共产主义的人。因此即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他们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权利受到践踏时，他们引起了许多非社会主义人民的同情和怜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呼声，要求苏联及其他华沙条约联盟国从捷克斯洛伐克国土上立即撤兵，同时呼吁苏联，要它容许它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同盟者决定它自己的未来和命运而不受外来的干涉和压力。

61. 同样，在东南亚有许多人自称遵循进步的方向前进，但事实上他们不能使自己摆脱过去最可恶的传统：殖民主义。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去步已经离开这个区域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后尘，因而如果不是在新的标签和托词下使老殖民主义永久化，也是去延长它的寿命。事实上，在亚洲，伪装进步甚至革命的极权主义制度是所有存在的制度中最反动和最落后的。因为他们在民族解放的幌子下，除了要在南越、老挝、甚至柬埔寨和在东南亚各国包括我国，用厚颜无耻的侵略、颠覆和其他非法活动来控制 and 统治不甘心受奴役的人民而外，别无其他企图。由于这些无耻的行为，战争正在越南猛烈进行，但侵略者必须从那里被迫退出。为了同样原因，北越这个发动侵略的策源地之一，现在受到空袭，以减弱它对南越进行不正当的掠夺和袭击的力量。轰炸北方的军事设施已经产生了预期的效果，已经促使河内的侵略政权同意进行谈判，

而不再坚持对越南的形势一定要取得军事上的解决。因此，轰炸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

62. 那些现实主义者和真正渴望和平的人——彻底的、完全的和平，而不是部分的和平——不但极力主张对北越要停止空袭，而且也要对南越许多城市的无辜平民、妇女和儿童立即停止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这些屠杀是由共产党人使用火箭和迫击炮无目的的射击所造成的。东南亚爱好和平的人民痛恨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是由那些为了满足自己的征服欲而强加于他们的。他们要求不仅在北越的上空，而且在南越、老挝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所有地方都结束这场战争。因此，那些真诚拥护和平的人都能用同一个道德标准来判断东南亚正在进行的一切战争活动。不然的话，亚洲受苦受难的人民将把他们看作是进一步追求个人自私自利的或以意识形态为目的而空喊和平的假圣人。

63. 对北越空袭的限制，已大大有利于河内政权。关于亚洲形势的一个公正分析家霍尼教授曾说过，它解除了越南北方人民的紧张状态，使河内当局能修复被破坏了的交通，并恢复曾经遭受严重破坏的海防港口，使它正常地用作外援物资的主要入口。

64. 因此，假使只对北越全部停止轰炸，而共产党在南越的敌对行动不作相应的削减，那么，其结果只能是河内政权和越共的战争潜力从而增加，而使处于守势的南越遭受不可估计的危险。此外，单方面地对北越停止空袭并不能结束战争。从目前北越在巴黎谈判中所采取的态度，以及苏联外交部长最近的声明，可以看出对方几乎肯定会申明这种让步不足以使河内作较为认真的和实质性的谈判。北越将要求更多的让步，例如承认民族解放阵线为越南南方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全部撤退那些帮助南越维护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外来武装力量。

65. 承认那些要求就无异于投降。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相信南越人民是不需要外来的援助的。假使他们愿意这样做——我知道他们并不愿这样做——他们自己就能够做。他们不需要从联合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得到帮助。亚洲的国家以及现在欧洲的国家都充分意识到联合国的局限性，也知道联合国并不能使他们的

国家避免外来的侵略或内部的颠覆。他们所有的要求是，不要在联合国的旗帜或任何国家的旗帜下制定计划，以便把自由国家轻易地置于侵略的极权统治之下。

66. 在目前情况下，只有北越和它的支持者放弃它们的扩张和征服计划，或者它们行使这些蛮横计划的实力实际上受到削减，才能在越南和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恢复和平。同时，处于防御的自由国家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坚持它们目前所负担的艰巨责任。

67. 世界上有一块被人遗忘了的地区，最悲惨的悲剧多年来在那里发生，而且现在仍在发生。大会曾三次提出讨论西藏人民的悲惨情况，最近的一次是在不久前的第十九次会议上。但很多人可能把它完全忘掉了，即使没有忘掉的话，对它也只剩下模糊的印象了。

68. 在此期间，北京政权对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所进行的系统的和残酷的迫害仍旧没有减少，甚至变本加厉。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使西藏信仰宗教的人民，在他们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方面遭受浩劫。人们所尊敬的寺院实际上全被破坏，或者改为镇压和压迫他们的司令部。灾荒和饥饿遍及全境，它毁灭西藏人口之速，一如北京当局的强迫放逐和杀戮。只有少数幸运的人设法逃往邻国寻求避难。

69. 事实上，对一个具有丰富的、特殊文化的古老民族正大力采取有步骤的种族灭绝行动。联合国会员国对某些其他争论的问题曾表示极大的愤慨，但目前的西藏形势并未引起其丝毫关注，而联合国的存在的不同一般的理由就是倡导基本人权和自由。人们完全有权提出质问：在这个问题上，人类的天良到哪里去了？

70. 对西藏悲剧的发展，我们深感痛惜，我们强烈希望停止剥夺西藏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作法。

71. 泰国代表团也关切地注视着在中东仍然存在的悬而未决的和危险的形势。过去有些代表团，包括我代表团在内，曾经指出，在那里大喊大叫的反常现象仍然存在。但是直接有关的各方似乎不愿寻求切实而公正的解决。因此，毫不足奇，雅林使团必须采取极其谨慎和耐心的行动，而不能指望立即获得成效。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使团仍然是解决困难问题的最

好希望，至少它是我们使危险的局势不致恶化的最好的方法。

72. 我代表团认为中东局势的一个最悲惨的方面，就是无辜平民的苦难遭遇，特别是难民，他们被赶出家园，背井离乡。此外，他们还不得不忍受他们同族的好战者之间的残杀而引起的深重灾难。这样看来，在所有其他方面，成问题的只是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规定，而对于难民和平民则关系到人道本身，这就是目前问题的所在。

73. 同样悲惨的是尼日利亚东部的地方冲突，也使那里的平民遭受灾难。我代表团热烈希望能迅速地得到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希望尼日利亚人民能够免于遭受更多的苦难。

74. 非洲的南半部是另一个蕴藏着危险的地区，那里的形势，人道是个大问题。在南非，种族主义少数集团继续执行种族隔离政策，泰国人民和政府认为这是毫无理由的。我代表团始终对此表示遗憾并谴责这种种族隔离政策。联合国大会在这方面通过许多决议，但几乎没有收到什么成效，这使我们感到不安。相反，这种种族隔离的方式似乎变得更顽固了，甚至花样越来越多而且更恶劣了。它现在不但用来压制南非人民的人权，而且全然无视联合国的决议，用来使南非政府对纳米比亚人民的统治永远继续下去。

75. 而且，要期望把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这个祸害限制在南非的有效控制地区之内，是困难的。在有类似情况存在的地方，必然就要采取同样的做法。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所统治的南罗得西亚地区就是如此。史密斯政权所以态度顽固，所以能不顾联合国的制裁而继续存在，多半是由于它的邻邦政府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支持的缘故。

76. 我国政府虽然由于距离和环境关系，对上述两个政权不能施加更有效的或直接的压力，但仍然忠实地执行了联合国对它们的制裁。不过，我们感到沮丧的是，这种制裁没有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我代表团还要继续支持大会为反对这种非人道政策而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77. 虽然在联合国的现行机构中将永远会有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必因此而感到失望。因为在

去年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事例。当大多数人的意志要取得成功，就使一个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获得迅速的进展——那就是不扩散核武器问题。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复会的成就和无核武器国家会议的决定，诚如有几位在我之前的发言人所指出的，它不仅对联合国而且对全人类都真正算得上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78. 泰国政府欢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发布〔见第 2373 (XXII) 号决议〕并赞成它的精神。显而易见，这种性质的条约是存在着一些缺点的，连最热烈地赞扬它的人也会承认这一点。在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时，泰国政府对条约的大多数缺点还是表示同情，有所谅解的。但是关于影响到我们国家重大安全的问题，那就要坚持我们的主张了。三个核大国签订条约所承诺的安全保证，其本身是否有效尚待证明。其中基本问题自然是，关于尊重各国主权和自决权的普遍性和通用性的规定是否存在，还大有疑问。这些规定已经包括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之内。但是有些对泰国说来是危险的邻国，它们既不执行也不赞同宪章的原则。也有一些联合国的会员国表面上说要严格执行宪章的原则，而它们的实际行动以及对其行动所作的难以置信的辩护，使国际社会对于它们真正尊重别的国家、尤其象我们这些无核小国的安全和独立这一方面的信任发生动摇。

79. 联合国长期不得解决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维持和平的行动计划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似乎是处于一种极其缓慢的状态，而且很难有成功的希望。这个问题首先来自法规的硬性约束，这种硬性约束仍然阻碍着任何重大的和真正的进展。大会的最近一次会议和过去一年中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审议，除同意研究这一问题的一个小型观察员式的方面外，并无其他成就。

80. 我代表团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协议没有取得进展，这是联合国的很大不幸。因为这不仅使联合国将来在它具有最大理由得以存在的范围内——即维持世界和平——不能采取行动，而且人们对这一宪章显然可以作两种相反或彼此矛盾的解释，这就使宪章的有效性也发生了问题。因此，我代表团认为，采取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步骤是刻不容缓的，并认为，如果能够取得建设性的成就，这将大大地提高我们组织的

声望和效能，而在某些地区这种提高是最急需需要的。为此，我们愿意参加一切导致有可能达到成功的行动。

81. 与国际政治和安全相平行的问题就是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关于这点，联合国宪章的序文宣称，联合国各国人民决心“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以及“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

82. 所以，我们很希望那些处于支援助地位的国家，就是那些发达的国家，对于那些条件较差的民族的正当需要和愿望要更加敏感并更多负责，因为他们远非少数，而是占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令人遗憾的是，发达国家的政策和行动却很少使发展中国家受到鼓舞。相反，发达国家，特别是较大的强国，变得更多地关怀自己，更多地坚持它们自己的权益，而很少谈到它们的责任。穷国与富国间交往方面的隔阂仍然是大的，就象经济收入方面彼此间的悬殊一样。我们的看法是，发展和互助将是这个世界建立和平的坚实的和牢固的基础。

83. 因此，我们经过考虑后认为，发达国家应当首先严肃地重新采取措施来处理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和稳定有赖于扩大它们的工农业产品的出口，发达国家应当更多地帮助它们去达到所追求的这些目标，至少让它们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中约有百分之八十五是从初级产品得到的，这一点我在这里不用说了。但这类产品出口的市场仍然萧条并备受价格波动的影响。此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大多数初级产品还必须同富裕国家所生产和出口的货物竞争。

84. 在这方面，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取消农业保护政策会有助于刺激比较不发达国家的出口。虽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完全取消农业保护政策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把“肯尼迪回合”中业已开始进行的谈判及时地迅速地继续下去，却是会有所帮助的。

85. 针对上述令人失望的事实和前景，高度发达的国家必须尽量理解和赞赏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和经济公平合理的需要而作出的努力。这

些需要是人们日益增长的愿望，是不能无限期地加以抑制的。

86. 目前经济发展的热潮已经并正在各方面掀起，联合国通过它的广大的规模和全球性的活动可以在创造稳定的环境和社会的、经济的福利方面起重大作用，而这种稳定的环境和社会、经济的福利对于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是必需的。如所周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已经把各种自然力量更多地用于生产的世界上。我们希望这些空前的力量将用于保证人类的幸福和安全，而不是导致人类的痛苦和毁灭。

87. 从上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组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正面临着数不清的伤脑筋的重大问题。同时，由它支配的财力、物力，尤其是同保持和平有关的财力、物力，却正在大大地减少，这是由于那些最有条件提供援助的国家不予支持缘故。我们作为较小的国家，一方面必须现实地认识到由较大和较有影响的成员国所造成的这个组织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仍然相信和支持联合国，相信和支持它的理想和宗旨，认为它是目前使人类生活得更好的唯一希望。

88. 就我们来说，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政策就是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政策，我们对联合国作出贡献以及参加这一组织，也正是为此。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象泰国这样资源有限的小国，虽然认识到联合国的缺点和局限性，却仍然承担了超过它所应承担的义务，来使联合国成为尽可能有效的、起作用的组织。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泰国为联合国的许多区域性机构提供了许多方便，这些机构现在设立在我们的首都曼谷；此外，还对联合国的各种计划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为了促进联合国支持和增进各地区的互助合作这个目标，泰国作了不倦的努力同它的邻国一起来加强实现地区间的团结合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泰国协助建立了许多区域性组织，例如东南亚联盟，它最近同新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合并，此外还有一些较大的国家组合，例如亚洲和太平洋理事会。

89. 我们这样做，其目的不是以这些区域性组织来代替联合国，而是通过补充后者的作用和活动来加强这个世界性组织。但遗憾的是，这些和平的、建设性的努力经常受到那些扩张主义者政权的破坏和阻

挠，它们企图使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分裂和冲突成为亚洲大陆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他们的动机是很明显的。他们按照“分而治之”这个老调行事。如果没有这种种阻碍，东南亚，甚至整个亚洲大陆就可能成为一个和谐的小天地，在那里军事同盟以及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就必然会让位给为人民的经济发展和进步而推行的和平合作。

90. 如果这些军事同盟及其必然结果仍然需要的话，那是由于还存在着侵略和掠夺成性的国家的扩张和征服的威胁和行动。但是，我们对保持自由和独立以及创造未来进步和幸福是有决心的，我们希望这种决心将使那些仍然留恋过去、仍然推行帝国主义控制的旧政策的好斗的领导人相信，比较有利的道路是一起工作，协力相助，而不是互相毁灭。如果他们放弃那种古老的宗主国统治的封建政策，亚洲的自由国家无疑将让他们参加为我们这一地区的安宁和进步而进行的建设。

91. 如果将来能够达成这样的协议，联合国的理想就将大大加强，它的崇高原则将收到更有意义的效果。我们相信，这些力图在未来实现的观念和理想将取代和消除强权政治和国际不平等的陈旧概念。

92. 马哈茂德·里亚德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⁸ 主席先生，我愉快地祝贺你当选为第二十三届大会的主席。我们相信，你的丰富经验，还有你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豁达的品质，将使你成功地、熟练地主持这届大会。

93. 我乘此机会，也要代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团对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第二十二届大会主席曼内斯库先生表示赞赏，赞赏他在主持上一届大会期间表现出的才干和客观态度。

94. 由于忧虑国际关系的未来和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秩序和制度在将来的作用和功效，在阴郁的气氛下召开了第二十三届大会。在这种气氛下，我们如何能使大家对按照宪章原则而建立的秩序恢复信心，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了。就我们来说，对于人的意志在为人类幸福和进步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我们有

⁸里亚德先生用阿拉伯语发言，他的发言的英译文是该代表团提供的。

无限的信心。面对我们的责任，首先应当是保持绝对的信心，相信我们能够毅然对付那些决心要使我们陷入失望和投降状态的力量所提出的挑战。

95. 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我们拒绝屈服于侵略者的指手划脚，坚持获得在正义基础上的和平的绝对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继续赞助任何国际努力，只要其主旨是在于使人类摆脱侵略和种族主义、拥护集体安全的国际体系、承认每个人在和平与平等中生活的基本权利、承认每个人在人类进步的各个领域提高他自己的权利。

96. 我们一直为实现不结盟和国际合作的原则而努力，我们通过参加不结盟国家的历次会议来献身于这一事业。不结盟国家会议最近一次会议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开罗举行的。

97. 几个星期之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参加了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的第五届会议，我们共同表达了自由非洲要使非洲大陆从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决心。

98. 我们对亚洲事态的发展也十分关切。在每个场合我们都坚决主张美国必须完全地、彻底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以便在越南实现和平，使越南人民能够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99. 我们同样也参加了今年在进行的国际努力，以争取一定程度的核安全和建立一个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制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最先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之一，这个条约是一个积极的步骤，其最终目的是禁止使用核武器，实现普遍的彻底的裁军，把目前用于战争的大量人力物力转用于和平，并用于促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

100. 我有责任向大家指出，目前由于以色列军队继续侵占阿拉伯领土，中东存在着严重局势。这种侵占是对联合国的三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继续侵犯。

101. 只要以色列军队一天不从阿拉伯领土撤出，事实上就构成了新的侵略，并再度违背了宪章条款。这种情况也给中东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了最严重的

危险。我们在中东的确面临着来自种族主义哲学的殖民主义的冲击，它总是企图把它的意志强加于阿拉伯人民。

102. 自从去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发动侵略以来，联合国的各次讨论强调了宪章关于禁止使用武力来获得领土的基本原则。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又重申了这条原则，因此也就肯定了以色列军队从他们由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侵略而占领的领土上撤出的必要性。

103. 自从安全理事会通过上述决议以来，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冈纳·雅林先生继续做了很大努力来完成他的使命。但是现在很清楚，以色列采取的政策是阻碍安全理事会所制定的和平解决办法的实施。这种政策表现于以色列拒绝履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以色列拒绝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所侵占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以色列坚持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因而已经吞并了一些阿拉伯领土；以色列拒绝承认联合国在许多决议里提到的难民的权利；以色列继续把阿拉伯公民从他们的土地上和乡村中赶出去，以便在那里建立以色列的殖民地。

104. 同样，以色列继续违抗联合国，它声称拒绝遵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以及关于难民和战时流民的决议。以色列坚持阻止他们返回家园。它对抗秘书长代表关于调查被占领区内阿拉伯人的情况的使命。它公然反抗本组织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的各项决议，甚至通知秘书长说，它对耶路撒冷的吞并是“不可改变的而且是不能谈判的”。

105. 同时，以色列继续侵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的平民，并攻击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工厂和运河上的设施。这些攻击是定期进行的。苏伊士运河当局为了取出运河内搁浅的船只，雇佣了一些勘测河底的民船，而以色列对这些民船竟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武力攻击。这一勘测工作是苏伊士运河当局应外国和搁浅船主的请求而承担的。以色列出于极端的自私自利，继续使非洲、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损失和破坏；对这些国家和人民来讲，苏伊士运河是国际运输和贸易的重要渠道。

106. 在约旦，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对平民和难民

进行频繁的攻击。在攻击中，它还出动了飞机和坦克。以色列不仅对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胁迫和破坏，它还追赶那些难民，并越过停火线在难民营和帐篷里攻击他们。

107. 以色列三月份侵略卡拉迈，六月份侵略伊尔比德，八月份侵略萨勒特，这些都是以色列前在德尔亚辛、太比里亚斯、海法、雅法、萨法德、加沙、汗尤尼斯、克比亚、胡拉以及萨穆等地对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一系列大屠杀之外的侵略行为。在阿拉伯被占领区域，以色列继续执行对房屋和居民点的炮轰破坏政策，并毁灭整个村庄，折磨难民和阿拉伯公民，把他们成千上万地关进集中营，抢劫他们的财产，到了最后，把他们驱逐出停火线。

108. 我不相信现在世界上还能看到象以色列在阿拉伯占领区所执行的政策，这种政策和当年纳粹占领欧洲时所执行的政策是一样的。在那里，疯狂地执行武力政策，每项法规，无论是和平法还是战争法，都系统地遭到破坏，各种人权都粗暴地遭到侵犯。所以最近五月份在德黑兰召开的国际人权会议上，很自然地要谴责以色列在占领区的政策。

109. 就以以色列的政策而论，它把阿拉伯公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改变这些地方的性质，使之成为以色列的殖民地。我们认为这一政策构成了二十世纪后半世纪以色列种族殖民主义的最不吉利的形式。

110. 以色列继续执行它的政策，即占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并使更多的阿拉伯公民成为难民。与此同时，它开始了一种国际欺诈活动，扬言它有和平愿望。以色列一面扬言和平，一面占领阿拉伯领土。它一面扬言和平，一面拒绝让难民和流民回家。它一面扬言和平，一面在占领区对阿拉伯公民继续进行其恐怖和压迫活动。它一面扬言和平，一面并吞耶路撒冷。它一面扬言和平，一面抢劫阿拉伯财产。它一面扬言和平，一面拒绝履行安理会所通过的和平解决的措施。它一面扬言和平，一面为雅林大使的和平使团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111. 在以色列看来，和平就是阿拉伯人民屈服于它的意志并默认它的领土野心。但是，以色列对于

国际义务的概念，无论这些义务来自联合国宪章还是来自它在国际协议下所作出的承诺，和它对于和平的概念并没有什么区别。当以色列发现它于一九四九年签字的停战协定使它不能越过一九四九年线来实现其扩张野心时，它就宣布废除这些协定。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先生在一九五六年侵略埃及期间宣布，埃-以总停战协定已经“死亡并被埋葬”了。

112. 今天，以色列官员宣布所有阿拉伯-以色列停战协定都不复存在。以色列一发现国际协议限制了它的所谓领土扩张权利的自由时，它就从它有权结束国际协议这一基础出发，单方面地废除这些协议。

113. 一九五六年侵略埃及期间，以色列总理在废除埃-以总停战协定的同时，还宣布了吞并埃及领土的一部分，即西奈半岛。今天，在以色列官员宣布废除阿-以停战协定的同时，现任以色列总理又在谈论所谓“大以色列”，即包括许多阿拉伯领土在内的扩大的以色列。以色列官方没有一天不暴露出它的扩张意图。仅举一例。以色列国防部长今年七月五日在叙利亚占领区库布齐姆青年联合会的一次会议的演讲中谈到：

“我们的祖辈到达了在一九四七年分治计划中被承认的边疆。我们这一代到达了一九四九年的边疆。但是‘六天战争这一代’，即发动六月五日攻击的一代，却未能到达苏伊士、约旦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摩西·达扬先生又说：

“这并不是结束；因为在目前的停火线以后将会有新的停火线，不过这些新的停火线将扩展到约旦河那边，也可能到达黎巴嫩，或者到达叙利亚中部。”

114. 这些不仅是谈谈而已。这些话在这里确实说明了以色列的现行政策。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驱逐那些领土上的公民，并在那些地方建立了以色列的殖民地，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它的现行政策。

115. 以色列废除它所签订的停战协定是和它废除洛桑议定书相一致的。洛桑议定书也是它在一九四九年和阿拉伯国家签订的。这一议定书的目的是解决

难民问题。以色列签订这一议定书的目的是参加联合国，一旦达到这一目的，它就立刻废除了这一议定书。

116. 这就是以色列对待它所签字的国际协定的态度。而今天它要求阿拉伯国家向它交出投降书。以色列依靠它占领了阿拉伯领土而迫使阿拉伯国家投降。我们拒绝投降。我们坚持结束侵略并实现和平。

117. 我们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否定以色列制造既成事实的政策，这种政策是以动用武力和侵略为基础的，在国际上是不合法的。

118. 如果没有美国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我们不能设想以色列能够继续其侵略政策并违抗联合国及其决议。当以色列还坚持占领联合国三个成员国的领土时，美国对以色列供应武器和飞机，这无论如何也不能对实现中东和平有什么贡献。当以色列还占领着阿拉伯领土的时候，任何对以色列的军事或经济援助只能是支持以色列的侵略，并且是一种反对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的行动。

119. 除了在本世纪前半部分纳粹德国反对欧洲人民的政策外，以色列在中东的政策是当代历史上找不到先例的。这两种政策都出自一种盲目的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即幻想一部分人有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一部分人。今天以色列在中东反对阿拉伯人民，正在编写过去纳粹德国反对欧洲人民所编写的同样记录。

120. 和以前纳粹德国一样，以色列认为自己有权使用武力越过任何国家的边境以便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要求被占领国家通过谈判承认它所占领的地方是合法的。同样，以色列进行侵略的前提是，它认为有权把阿拉伯公民从阿拉伯领土上逐出，并且把这些领土变为以色列的殖民地，有如纳粹德国以为自己有权把原有居民从欧洲土地上逐出，并把这些土地变为德国的领土一样。以色列的欺骗政策，旨在混淆国际舆论，它效法纳粹德国玩弄和平词藻以掩盖其侵略和占领政策。

121.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有组织地犯下了罪行，例如发动侵略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又如侵犯阿拉伯领土以及在占领地区实

行镇压和恐怖政策。事实上，这些罪行正是使纳粹战犯受到审判的同样的罪行记录。

122. 全世界人民在二十世纪上半世纪抵抗过纳粹的威胁。现在为了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任务以及保卫联合国内各国人民所力争的准则，要求这些人民起来抵制在中东袭击阿拉伯人民的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所掀起的恶浪。

123. 以色列系统地推行一种蔑视和违抗联合国决议以及废除它所签订的国际协定的政策，这也就是它对待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决议和雅林大使和平使团的政策。同时，以色列宣布它希望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合作，实际上它是继续破坏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和雅林大使的使命。

124. 和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合作只能是意味着接受和答应履行安理会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以及为了履行决议而和他进行严肃的和实质性的谈判。一句话，这正是以色列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125. 当以色列继续坚持侵略并拒绝安理会通过的和平解决措施的时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却采取了明确而又一致的立场，即实现安理会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所包含的和平解决措施。从我们一开始跟特别代表谈话时，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完全接受安理会的决议并准备付诸实现。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声明过我们的立场。我曾在今年三月十三日一次宣言中宣布过我们接受安理会决议，这个宣言是作为安理会的正式文件⁹散发的。在以后，即今年五月九日我写给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的信中我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点。

126. 谈判是在约一年前开始的。在整个谈判中，我们为了履行安理会的决议，竭尽全力和特别代表合作。我们对他肯定地说，忠实地履行安理会决议就是实现和平的道路。又说就我们而论，我们是准备履行这项决议的。

127. 我们也曾向特别代表提出建议，由他提出一个关于执行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242 (1967) 号决议的时间表。我们向他指出，这样一个时间表要规定一个

时间框框，在这时间框框内要履行安理会决议的所有条款。

128. 在今年五月九日我写给雅林大使的信中，我们已经正式向他表达过这个建议。通过和特别代表的整个谈话以及提议制订的时间表，我们对履行安理会决议每一条款的实质、形式和时间安排，都阐述了我们的详细观点。但是，以色列却故意拒绝和雅林大使一同考虑履行安理会决议的任何计划。

129. 我们曾建议提出一个执行决议的时间表。这个建议仍然是有效的。在安全理事会监督和保证下，它仍然能使中东有机会获得和平。

130. 为了在中东实现和平，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要进行监督，并保证十一月二十二日决议的执行，这一点是必要的。以色列的一贯政策是单方面地否认它在国际协议上的签字，并否认对协议承担义务，此外，它还有领土扩张的种种事实。因此，对我们，对实现中东和平，要求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其决议时进行监督和保证更是必要的了。

131.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进行有计划的侵犯和有组织的剥夺，这是对维系人类大家庭的道德标准和行动准则的彻底破坏。这同样是经常威胁中东和平和安全的根源。本组织在历史上、法律上和道义上对巴勒斯坦人民有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联合国义务继续成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参与者。

132. 同样，大国对他们有关巴勒斯坦人民所作的决议负有责任，他们继续有义务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结束以色列对这些权利的侵犯。

133. 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着以色列的侵略、屠杀和破坏。巴勒斯坦人民为了自己的权利，即为了安全地在家生活、耕种自己的土地并行使其基本的民族权利，正继续进行着斗争。这些人民今天正在对以色列的一个新阶段的侵略进行着斗争；他们的斗争是在极其困难和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这种条件是任何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民都会经受到的。巴勒斯坦人民应该从所有曾经对外来侵略、种族主义和暴政进行斗争的人民那里得到支持并为他们所敬佩。

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文件 S/8479。

134. 中东的形势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以色列为了领土扩张的目的于六月五日对阿拉伯国家发动侵略。第二，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确认以色列必须从它由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侵略而强占的领土上撤出它的军队。为了实现和平，它也对这个地区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第三，我们已宣布我们接受并愿意执行安理会决议，此外，我们还支持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雅林大使的使命。第四，以色列拒绝执行安理会决议，因为决议使它的领土扩张和并吞阿拉伯领土的野心遭受挫折。第五，以色列继续采取旨在破坏雅林大使使命的政策，同时却用花言巧语和骗人的声明掩盖这种政策。第六，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侵略威胁着世界和平，而现在它继续坚持其侵略并拒绝实现和平。

135. 我们有责任，这个国际组织有责任制止以色列的侵略，使中东获得和平。但是，我们必须把基于正义、基于尊重一切权利的真正和平同某个国家企图强行控制其他人民命运的局面区别开来。用武力和占领来强行解决问题的任何企图决不是和平。有些人认为他们的和平与安全在于他们对别人的完全统治和征服，那是这种人头脑里的虚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幻想，是逃避现实，是不顾历史的想法。

136. 以色列军队从由于六月五日的侵略而占领的每一时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去，这是国际义务中最高尚和最神圣的一种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并为了国际关系的利益，这个国际组织中的每个会员国都有责任起来对侵略行为以及对领土扩张政策进行斗争。

137.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人民已不是第一次面临着具有毁灭性的侵略者。在我们的历史中，外国受种族主义的驱使狂妄地企图将它的意志强加在尼罗河流域人民身上的事例也不是第一次了。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勇敢抗敌，从不屈服。我们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我们坚信，屈服于武力和暴政只能等同于否定求生的意志，所以我们拒不投降。

138. 我们的人民曾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最古老的文化，从而为人类知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认为和平是继续建设和积极参加进步运动的根本需要。为了过去、现在和将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所有男女都在致力于收复今天被以色列侵略军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

139. 我们的人民坚信，为了实现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和平，全世界善良和公正的力量将支持我们。

下午一时十分散会

第一六九〇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星期四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卡曼加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很乐意履行我国授予我的愉快职责，对你理所当然地被一致推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这项崇高职位表示祝贺。大会把它的工作委托给象你这样赋有多方面卓越

才能的杰出的外交家是明智的。鉴于你干练地代表着的危地马拉共和国以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对于联合国的演进和法理所作出的贡献，我国代表团对于你的当选特别重视。我国代表团深信你将使本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各项任务得到圆满成功。

2. 我还要借此机会向罗马尼亚外交部长曼内斯库先生表示祝贺，他以杰出的技巧主持了于上月结束的会期长而问题复杂的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百折不挠地谋求解决威胁世界和平及安全的种种冲突所做的卓有成效而坚忍不拔的工作，也是值得我们祝贺和支持的。